

聖宗文選全集三十二卷

存五卷一至二 七至九

宋刻本

[卷七至九配清影宋抄本]

二冊

8738

A107

4048

原

第二卷

歐陽

上

與張

送

送

上

送

送

送

送王陶序

梅氏詩集序

詩集序

書古錄目序

新序序

仁宗序

章逢之序序

傅昌國序

續序

潘子後序

非非堂記

第三卷

司馬君實文

周論

魏論

燕論

齊論

西楚論

後漢論

魏論

西楚論

韓論

楚論

趙論

秦論

前漢論

蜀論

吳論

前趙論

後趙論

後魏論

後秦論

宋論

齊論

陳論

唐論

後唐論

漢論

前燕論

前秦論

東秦論

南齊論

後魏論

後秦論

後趙論

後魏論

周論

第四卷

司馬君實文

分說

信說

縱橫說

范睢說

智伯說

燕丹說

子貢說

丁公說

張氏說

韓信說

蓮文說

程本子說

謝氏說

霍氏說

洪宣說

王霸說

澤成說

隱逸說

明法說

保身說

第五卷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三韓業國吳景仁

再與吳景仁論中和呈景仁

五規保業 德勝 遠勝

上卷中十三言書

上體要疏

越州張察雜字序

聞嘉縣重修縣志記

困人傳

第六卷

楚希文文

帝皇詩尚論

雜要序

虎日論

上皇朝詩論

上學情錄書

詩學書

答華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辨四結

第九卷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實說天章書

上

兖州

無為指下

實說天章書

答張洞書

信

第十卷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性命論

名實論中

大人論

王霸論

取材論

三不欺論

楊孟論

性論

名實論上

名實論下

致一論

稷陳論

委任論

三聖人論

荀卿論上

第十一卷

余元慶文

堯舜生

秦論上

漢論上

正論

二統論

第十二卷

上

答

答

送

君子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下

漢論下

姚

許

曾子問文

禮記

卷之

辨

辨

辨

曾子問

國體辨

論晉

論

論

治之辨

書魏鄭公傳

第十四卷

曾子

禮記

卷之

辨

辨

辨

曾子問

書

蔣密學書

永叔書

上歐蔡書

代人上石中丞書

羅琴序

徐孺子祠堂記

第十五卷

石守道文

中

漢論上

漢論下

伊呂論

是非辨

辨成

辨易

清江雜錄

學統多錄

第

石守道

禮記

卷之

辨

辨

辨

第十五卷

石守道文

上克經略書

與蔡貞公書

與王建中秀才書

上孔中丞書

上趙先生書

唐鑑序

送張翥序

送張亦書序

宋城縣志序

青州州學公用

石曼卿詩集序

送祖擇

釋符詔書

泰山書院記

第十八卷

李邦直文

論略

易論中

春秋論上

禮論上

禮論下

詩論下

史論下

四子論下

易論上

易論下

春秋論下

禮論中

詩論上

史論上

四子論上

第十九卷

李邦直文

唐虞論

秦論

東漢論

魏論

唐論

三代論

西漢論

魏論

隋論

五代論

第二十一卷

李邦直文

固本策

廣助策

審分策

解弊策

厚俗策

養材策

慎刑策

辨邪策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議官策下

議官策中

重計策

實備策

明貴策

勸吏策

第二十二卷

李邦直文

策旨

法原策

變原策

護刑策上

議刑策下

護兵策上

議兵策中

護兵策下

議戎策上

議戎策下

第二十三卷

唐子西文

憫俗論

名者論

辨同論

察言論

存舊論

禍福論

正友論

上唐侍郎書

馬精記

易養記

顏魯公祠堂記

第二十四卷

論法中

本治論上

法制論

至誠論

用大論

憫刑論上

取相論

將論

第二十六卷

張文潛文



秦論

景帝論

晉論

唐論中

明皇論

德宗論

莊宗論

第二十七卷

張文潛文

子產論

樂毅論

應侯論

陳軫論

陳平論

子房論

衛青論

文帝論

魏晉論

唐論上

唐論下

代宗論

五代論

魯仲連論

商君論

孫臏論

橫論

蕭何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遷論上

趙充國論

薛吉論

張華論

屈突通論

韓愈論

李德裕論

司馬遷論下

陳湯論

王鄭論

王導論

裴守真論

李郭論

第二十八卷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投知己書

上邵提舉書

代高杞彭器書

上唐澤書

答杜錫書

答汪信民書

上孫端明書

上文滄公獻所著詩書

再上邵提舉書

上曾子固書

上黃判監書

再答杜錫書

第二十九卷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歸安主簿序

章少章集序

賀回樂府序

齊說上

藥戒

敢言

讀唐書

書韓退之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後

第三十卷

張文潛文

進齋記

伐木記

陵川縣山水記

送吳怡序

送秦觀從蘇汝州為學序

李德載字序

齊說下

讀唐書

讀韓信傳

書唐吐蕃傳後

題賈長卿集後

寶州學記

雙槐堂記

漢光武廟記

二宋二連石洞室記

博學堂記

解疑

伯父叔齊齋記

滿堂學堂記

瑞州瑞芝其說

孟子斷篇

解疑

解疑

解疑

第三十一卷

陳學中文

五辰論

與蘇至之書

李彦方字序

學易說

周之禮樂與事論

四明學集序

送楊補美序

文辭

聖宋文選全集探目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or illegible text.

聖宋文選全集探目

歐陽文忠公集

佛法為中國... 而復人集... 可去耶... 受病之... 氣實... 治其... 王政... 政... 其... 則雖... 田之... 而耕... 暇乎...



之歸佛者然後以苛刑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其父子  
絕其夫婦於人性甚矣又有蠶食蠱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為者  
佛有善之說故也嗚呼試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仁不  
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欺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奈禮  
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特號於眾曰禁彼之佛而為吾德義則其弊  
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弊之救其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思息蓋慮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為之  
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  
之以勤履之以漸使昏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  
日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蓋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其者或火其書  
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成曰彼則蠻貊之類是也三代既衰其此之類  
傳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擄宗周吳楚皆僭號稱王春秋用孔子傳述  
變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為禘為禘是之時佛始不為中國然何其不  
夷狄也以此而言則佛之不明而仁義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  
尊中國而夷狄然多王道侵明 乃今九州之內莫不右佛而冠帶其  
為惠者特佛目其所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愚乎忽而不為耳

都下之風俗也 禮制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  
於 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  
之 禮制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  
世而後仁人之說者刑曰佛乘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  
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孟  
子數為備者不仁蓋傷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猶其於  
作備乎當其始也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者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  
今佛之盛久矣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  
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  
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  
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三而不悟今佛之  
法可謂姦且邪矣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出之君子雖見弊而不  
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本以勝之  
是而將有為雖貴者之勇武朝之辨太公之陰謀吾見其方未及地  
及出卦未及行而先隕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剛致而為之

莫能也故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既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  
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順數均  
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職  
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是故  
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歸禮  
樂理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淳而王道成矣雖  
有桀子夏桀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也豈有異於人哉  
必取於民官必養於民民必以刑與教世之治者大抵同  
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之治也必先後  
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之益甚而後  
於今之務繁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也兵三者則不知也然則  
足天下之用而無害於天下之安危矣先乎兵此古司之所知也然則  
雖易矣而世無能與下之為也而一之也

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於前則財已可便財  
莫先乎任人任人於前則財已可便財  
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官務  
乃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  
以上下非不和也所以然至矣  
命使國表散有為國之王其  
地之之之之廣  
地之之之之廣  
數千員官  
禮部者  
兵武讓  
仁益  
可知  
可與

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六之時此甚可歎  
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雖得而又不為子

如黨論

臣聞聖王之流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小人無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世謂小人無  
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利盡則散君子所好者道也道  
利之時會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則散君子所好者道也道  
相親者實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請小人無朋君子有朋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居者正治所往者不疑所與者不怨所  
益以之幸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豈非君子之有朋乎小人則不然所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小人無朋君子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人為一朋君子六元八節十人又為一朋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元凱君子之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並列于朝更相稱美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大治其日然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異心可謂不為朋乎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君子之有朋也

以... 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又黃巾賊起漢室大  
... 而釋之然已細故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 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為派而後遂上矣  
... 人異心不為朋其如唐昭宗之世然其朋黨之論  
... 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其朋黨之論  
... 臣辨亦不疑而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辨為二  
... 相辨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 共為一朋自為朋之數且大夏如周然周用此  
... 不厭也夫與之治亂之端為八君者可以鑒矣

春

事有不... 說則矣從曰從其一之可信也然則安知  
可信者而... 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  
捨眾人而從君子者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彼則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彼  
者獨異乎是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彼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

所不同則學若實若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其惑其感也顯於魯  
隱公之與書曰公及三子信於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三子者曰非公也及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晉靈公之事孔子曰及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  
許世子止殺其君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不齊樂其捨經而從傳者何惑也而  
直信新而信舊也曰新言有可喜之論是學皆然聞而易成也  
子非取曰不齊信於孔子而篤者之經之所書子之所信也經所不書  
子不知也而云爾夫三子者皆聖人而傳所以  
述經之傳者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  
二也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也  
其後之傳者三子也必知其從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此也  
不復言也而傳者三子也必知其從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此也  
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及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者以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及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樂者不

子之惑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信則其惑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孔子之傳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所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則春秋之  
下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國之傳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攝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公共和之傳也夫學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三子子不  
於正君則名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惡也而假行君之事  
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也然之而孔  
子加之失其本心證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  
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旨春秋終矣春秋辭有同異九諸國而作  
以別嫌明微遺直而信之也夫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審心息姑  
之攝也會盟征伐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為  
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為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  
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則樂而不知則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  
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使不書曰殺君子者  
君則止使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  
何必加君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殺  
君則其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之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巧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所書為復見于經許悼公  
曷為不書曰殺君之臣不見經也自三子說四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  
安知其不許賊而書葬也自止以殺見後世公年兵敗許師文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然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也止之事法不  
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  
者皆不實也信公羊教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為正卿以公羊傳何可盡信公羊教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

世之所謂則此春秋之所作也  
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  
以必當為理然生一則之  
年自石不五六端恨然  
公羊之傳曰石  
之意又  
辨其物  
紛而若  
其所終  
是星  
退  
王之風矣



復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察  
然明日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  
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嘗表周  
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乃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然之  
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乎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  
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  
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而後祭皆不可信是  
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易問上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經子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  
焉也初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  
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  
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易之爲易也夫十四卦自太古用焉而商之世筮占之法略見于書  
文王受命而作易也夫天下之心有感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爲卦爻之

物之類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以治  
且焉以取以何其言而名之曰易也其後世用  
以爲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與爲筮占用也乃  
謂聖人君子正身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  
爲止於下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論其大然後文  
六經矣易之論于下筮非止今世之微孔子則  
文王之大文之文占辭也六衍之數法也皆古所用  
也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專也所謂神者有君子  
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咸表得六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  
猶非其本也其遺其辭而說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  
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  
之塗廩後世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但巷人之語也及後世傳也  
及孟子之徒道之者固有出於終夏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非是實不謬矣

由是曲巷之士爾焉者多矣自孔子及周益衰王道喪而學衰接乎世  
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  
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感焉者溺於習聞之久而  
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誦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  
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  
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傳  
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之言為孔子作也  
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  
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知左氏者歟其雜亂之說所以尊  
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說也其言非也  
用者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一每卦有六爻每爻有三至于  
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夫大衍之數也其言非也  
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也其言非也

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  
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者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也知占之而不效乎奇偶陰陽之數也陰陽天  
地有進退而無老少又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  
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  
之策而揲掛物之數兼知掛物之多少則九六之變  
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  
呼下世之學易者其論於上遠乎易無王弼其論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  
而求文下之用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彌之得失可也

原經

孟子曰養生之道王道之本孟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  
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其  
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用之  
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民者  
農之方也古之為國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  
有節民無遺方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用三代之法皆如



遇凶荒與公家之... 其之時... 價三... 秋... 頃... 國家... 有... 自... 小... 一... 要... 既... 兵... 一... 也... 天...

... 必... 一... 而... 也... 水... 就... 無... 列... 以... 侯... 與... 利... 害... 者... 採... 於... 有... 司... 也...

上書于 皇 陛下 近准 詔 許 甘 章 言 事  
以 明 治 亂 之 原 經 采 當 急 務 為 三 弊 五  
陛下 處 位 自 古 之 治 天 下 雖 有 憂 勤  
事 愈 垂 雖 有 誠 之 明 而 無 力 行 之  
理 之 要 故 為 八 君 者 以 細 務 責 人 專 大 事 而 獨 斷 此 致  
者 天 下 無 事 矣 矣 臣 伏 見 國 家 大 兵 一 動 天 下 騷 然 陛 下 累 治 亂  
之 安 危 念 茲 之 際 弊 四 五 年 來 憂 勤 可 謂 至 矣 然 而 兵 益 日 者 賊 益 日  
疆 併 九 州 之 中 一 西 戎 小 者 尚 無 一 人 敢 前 今 又 北 戎 大 者 遠 盟 妄 作  
其 將 何 以 禦 之 從 來 所 患 者 夷 狄 今 夷 狄 叛 矣 所 患 者 盜 賊 今 盜 賊 起 矣  
所 憂 者 水 旱 今 水 旱 作 矣 所 仰 者 民 力 今 民 力 困 矣 所 急 者 財 用 今 財 用  
乏 矣 陛 下 之 心 日 憂 於 一 日 大 下 之 勢 歲 危 於 一 歲 臣 所 謂 用 心 之 勞  
而 不 知 致 理 之 要 近 年 朝 廷 雖 廣 言 路 獻 計 之 士 不 下 數 千 然 而 事



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 當今所最弱者不  
過曰無財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未  
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  
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  
臣竊思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 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  
財用之巨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病故也何謂  
三大病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  
萬事弛然廢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  
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二者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萬里以快其心彼 陛下則術廢而威權失矣夫欲得賢士則有公孫  
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  
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  
左右此二帝之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也惟使自使威權之柄耳伏惟 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  
漢之業而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  
常患無人其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  
無他由也夫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  
不歸於己則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 陛  
下如天受命於天則日月延首願聽 陛下之所為何憚而又不為哉若一  
日赫然奮威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  
循而一事之不舉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令  
出今初不加意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  
有處置之事天下知 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  
不又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且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  
官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不遵稟官吏軍民咸困而變  
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

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年來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甚憂而 當今所最弱者不  
過曰無財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 陛下未  
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  
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路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  
臣竊思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 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  
財用之巨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病故也何謂  
三大病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  
萬事弛然廢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  
令不虛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二者者帝王之奇術  
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萬里以快其心彼 陛下則術廢而威權失矣夫欲得賢士則有公孫  
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  
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  
左右此二帝之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  
也惟使自使威權之柄耳伏惟 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  
漢之業而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  
常患無人其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  
無他由也夫自古帝王或為疆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  
不歸於己則無疆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 陛  
下如天受命於天則日月延首願聽 陛下之所為何憚而又不為哉若一  
日赫然奮威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  
循而一事之不舉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入令  
出今初不加意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  
有處置之事天下知 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  
不又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且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  
官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不遵稟官吏軍民咸困而變  
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

人君之法不通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權  
雖有人不可用也晉書 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先  
法一貶十年不尚蓋是時方代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表已下  
乃復其官 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  
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夫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  
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懼遠避法皆官軍中見  
貶而尋遷貶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  
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  
也日兵重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  
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  
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貶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  
集之兵所有教習嗷呼上下只不安居主帥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  
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齊精練之術  
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立作之  
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其苦甚然而保不稱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  
不一是謂造作之所任者不職也理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

而無器械之資用也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先  
法一貶十年不尚蓋是時方代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表已下  
乃復其官 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  
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夫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  
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懼遠避法皆官軍中見  
貶而尋遷貶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  
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  
也日兵重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  
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  
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貶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  
集之兵所有教習嗷呼上下只不安居主帥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  
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齊精練之術  
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立作之  
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其苦甚然而保不稱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  
不一是謂造作之所任者不職也理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  
百敗理在不疑也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先  
法一貶十年不尚蓋是時方代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表已下  
乃復其官 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西  
將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夫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  
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懼遠避法皆官軍中見  
貶而尋遷貶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  
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  
也日兵重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  
知數年已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  
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貶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  
集之兵所有教習嗷呼上下只不安居主帥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  
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齊精練之術  
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立作之  
際以勞民力運輦般送其苦甚然而保不稱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  
不一是謂造作之所任者不職也理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







幸甚幸甚

與張秀才書

脩頌者曰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脫古今粹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專足下之意豈非開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技今以復之古而專刺齊整凡今之紛敷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真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屬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行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其廣略為古法其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中庸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常即隱未嘗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春秋信道不常即隱未嘗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事不常即隱未嘗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

如學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以謂捨近而遠之世者乎遠也今之世者乎遠也孔子刪書斷春秋信道不常即隱未嘗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事不常即隱未嘗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

道也然脩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能就之則安矣夫為善言以  
自高耶亦足下少思焉

善學說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述其道之詳今世  
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平其說備遺津之學多言性  
故常為諸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  
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  
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詳出  
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  
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  
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性而無言蓋性之詳而又不  
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性者固在焉我問  
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固在焉孔子之所急而聖人  
之所罕言也書曰惟仁惟德惟成謂道曰性相道謂性也詩曰惟仁惟德  
惟百謂道曰性相道謂性也禮記曰性者天之理也禮者天之理之節文  
也詩曰惟仁惟德惟百謂道曰性相道謂性也

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  
不能言性者豈非所達行之於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說以及於此而不  
暇乎且知性以知性者予是以說性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  
之垂世以學之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  
或未至其一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偏  
說事無用之立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  
虛身俱生而性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  
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  
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  
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躬頑民又曰善陳  
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  
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蓋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

則三子言性過敏曰不過也真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遠矣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遠矣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遷矣遠矣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意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雖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異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况論三子者以子書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子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紫播班伯以聲名為韞璜夫軒裳輝華人之所喜欲彼置惡之耶蓋將有敵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泮然勇過平賁肯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年時不見用宜其憂然不師心自往推吾秦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希則自來上都寓謔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

學招來俊良開賢利命舉而四方之傑皆貢其詞後進晚出而新裳筆跡樓臂以遊其間交有因已一英相樂於希則乎外心照乎內雖深原之遊不亦以莊於希則乎嘗見罷摺紳議者成傷宛之君不備論也後數日為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希則者遠躬請以至於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之者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其策遂第一能為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其鬱也希則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而希則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而去際希則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之情備之矣

送方希則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美而已故希則乎泥玉潛于璞不與之異始珉石混于棄者其先磨夫澤之風雖



外也士固有潛乎用也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復有  
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  
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者  
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官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海  
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  
行繁氣秀而色和斬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明  
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洛下  
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  
乎真慕其清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  
悲夫隄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錡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衡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  
其間得之為俊傑秀于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者得之尤多故其  
文則實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  
不虛館設席尊以禮下之今未與夫厚公雅識沈三器君尤深初其

衡山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垂望乎風采  
東將過京師以歸嘗以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  
西也獲數交謝門大夫來相見於衡山故舊  
能產異物而不歸之者誠有和其人者今君之  
於衡山之阿也

草木自生而為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斯  
鳥獸衆人者雖異而不朽愈遠而獨存也其所以為賢者修之於身施  
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  
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  
在陋巷幽居而自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  
推尊之以為不敢言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  
存者固不待施於事也於言乎子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子竊悲其人文章屢矣言語工矣繁異草木榮華之變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與人

送王綱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者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至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皆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皆剛使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亨之時

常用也莊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也泰之一而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大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之用必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史之象辭曰君子居德則吉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子為剛說以贈之大壯初九曰君子趾往凶

章望之序

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也慎乎其初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勸善而自昂者  
子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其言為民信  
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經冕弁為首容佩  
玉瑠環以為形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履有履容  
酬飲仰莫不有容人見其寬平溫厚酬嚴果毅之色以為仁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畏之  
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一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大山大川一方之  
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  
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茲臣賊子不敢窺  
發于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經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  
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其名猶其人若不可及者  
其望也其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經百王雖有後世其望也  
若其望也此萬世之望也昔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古之君子其望也

子願者多矣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矣於古人之  
於怨刺之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詩之能窮人之情而後工也子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文累舉進士不  
得嘗見於天子其文淵淡於詩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人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  
然時無賢愚而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於樂於詩而發  
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肯薦于上者皆王文康  
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意得用  
於朝廷作為雅頌之歌詠大宋之功德為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



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三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受也後世傳之者皆祖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傳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十篇中人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流傳至鄭康成而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此三篇也

後序  
歐陽文忠公已役六經之道幾燬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其傳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世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平後不見先儒中國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  
然則先儒之論苟非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  
已而後或易者不為異論以相警也毛鄭於  
此其幾傳考之於經而說以序譜情其不合者頗  
多焉上陳稷契下詩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  
及列國國祚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  
惡之類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  
竊觀為政者豈其然哉不止於其傳而恨已不  
得盡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析其是非謂不盡  
人之辭也豈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不誤乎此言鄭  
氏詩譜之誤也人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也  
奉使河東至絳州得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皆自周公  
致太平已上言已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說外悉皆顛倒錯亂以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而皆其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大比是詩之義惟詩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辨周王與周同出於周而變風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魯魯魯秦此封國之先後也此言詩之先後也

此夙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魯秦魏唐虞夏書此其子未時  
詩之始也詩大雅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魯魏唐虞夏書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然檜後陳此今詩次也初子未見鄭詩譜考春秋  
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  
之三者足以見一家所說此大先後其備因據而求其得失然矣而以  
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百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論正之者為異論者說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一百七增其  
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聖臣父  
能御王良道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之  
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  
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聖臣父  
能盡其說而上下子與子與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譯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上下子與子與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譯焉夫以孔子

讀總序

俚工於為而能於非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仲工於為而而不  
能御王良道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之  
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  
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聖臣父  
能盡其說而上下子與子與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譯焉夫以孔子  
之好學而上下子與子與荀揚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譯焉夫以孔子

物嘗聚於所好而無得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變厚亦如博於其獲也  
數百其言其言雖以美其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蓋聿之書非  
獨有取於吾儒亦如博於其獲也  
集大綱目序  
物嘗聚於所好而無得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變厚亦如博於其獲也  
數百其言其言雖以美其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蓋聿之書非  
獨有取於吾儒亦如博於其獲也

物嘗聚於所好而無得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變厚亦如博於其獲也  
數百其言其言雖以美其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蓋聿之書非  
獨有取於吾儒亦如博於其獲也

玉出崑崙流沙流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  
 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則無不至也...  
 聖老賢士相繼...  
 以宋至...  
 兵火...  
 而有好之者及其力或不足...  
 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賞者...  
 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  
 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  
 卷秩之第而無時世之先後...  
 讀衆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  
 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

是吾所好玩而老...  
 易波...  
 陽序

用曹公杜牧陳...  
 武之書 本於...  
 之用實有短長其...  
 之法...  
 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其博而詳然前世言善...  
 言...  
 遠者兵...  
 於...  
 其書于兵...  
 止於...  
 不極其能也...  
 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





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者皆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責則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者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變物動則不測有者  
之於靜也  
可辨在乎人耳目聽目司視動則察於聰明夫於靜之聞  
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  
有文紀于壁末管其西偏作堂戶北懸楹聯於隔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  
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暨令照古思  
不坐而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白雲山飛白記

治十四年夏予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予履之室而  
予之室也

白雲山飛白記  
予之室乎予履曰曩者天子受從

臣於  
余幸得與焉予歸於世矣矣少不悅於時人凍

樂  
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

無事  
或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

翰  
優游清閑不遜聲色方與羣隸從容於

之  
非非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

雖  
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

光  
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

而  
氣常見於外也以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

所在也今賜畫之藏于予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聖宗文選殘帙存目錄及一二兩頁及影寫八九兩頁  
即黃堯翁所藏之殘本查氏藏有二部後皆歸汪  
闕源一初印完好者後為薛某見與余仁仲公羊  
同寶二室公羊今已歸予文選之由盛氏入蔣某手一殘  
性鈔記者自汪氏出即 方拆大半 歸藝風文鈔者  
惟此二冊予獲於京市延津餽舍當有日矣

丙辰七月二十五日棘人克文識於露合樓